

元明清戏曲赏析

宋绵有



南开大学出版社

14992

元明清戏曲赏析

宋绵有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印刷厂印刷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15千

印数：3,500

统一书号 10301·12

定价：1.55元

前 言

《元明清戏曲赏析》选了元杂剧九折、南戏一出、明清传奇十出，共二十个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艺术上各具特色而历来脍炙人口，有的至今仍在舞台上盛演不衰的剧作。

这里每个作品的注释上，力求详尽；特别对一些难点试图加以突破，提出自己的见解。目的是使初接触戏曲作品的读者能较准确和深刻地理解每句唱词和道白的含意，因为这是进行赏析的首要条件。

在赏析上，只着重于某一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的分析，不是进行全剧的研究，也不涉及思想内容的全面评价。分析时注意结合文艺理论、戏剧理论和舞台实际来进行阐述，试图做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艺术鉴赏与理论分析的统一。

在编写此书过程中，有的地方，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的地方，也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但由于时间仓猝，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	(1)
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	(13)
白 朴：墙头马上(第三折)·····	(26)
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	(42)
马致远：汉宫秋(第四折)·····	(58)
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三折)·····	(68)
纪君祥：赵氏孤儿(第三折)·····	(80)
郑廷玉：看钱奴(第二折)·····	(94)
无名氏：陈州糶米(第三折)·····	(117)
高则诚：琵琶记(第二十一出糟糠自爨)·····	(144)
李开先：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夜奔)·····	(145)
梁辰鱼：浣纱记(第七出通髡)·····	(155)
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出游园)·····	(167)
高 濂：玉簪记(第十六出寄弄)·····	(178)
李 玉：清忠谱(第六折骂像)·····	(188)
洪 昇：长生殿(第二十四出惊变)·····	(205)
孔尚任：桃花扇(第七出却奁)·····	(217)
朱素臣：十五贯(第十八出廉访)·····	(230)
方成培：雷峰塔(第二十六出断桥)·····	(246)
李 渔：风筝误(第二十九出琵琶)·····	(258)

窦 娥 冤

第 三 折

关汉卿

〔外〔1〕扮监斩官上，云〕下官监斩官是也。今日处决犯人，着做公的〔2〕把住巷口，休放往来人闲走。〔净扮公人，鼓三通，钹三下科〔3〕。刽子磨旗〔4〕、提刀，押正旦〔5〕带枷上，刽子云〕行动些〔6〕，行动些，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

〔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7〕没有由〔8〕犯王法，不提防〔9〕遭刑宪〔10〕，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11〕，怎不将天地也生〔12〕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13〕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14〕了盗跖颜渊〔15〕；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刽子云〕快行动些，误了时辰也〔正旦唱〕

〔倘秀才〕则被这枷纽的我左侧右偏，人拥的我前合后偃〔16〕。我窦娥向哥哥行〔17〕有句言。〔刽子云〕你有甚么话说？〔正旦唱〕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休推辞路远。

〔刽子云〕你如今到法场上面，有甚么亲眷要见的，可教他过来见你一面也好。〔正旦唱〕

〔叨叨令〕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着，则落的吞声忍气空嗟怨。

〔刽子云〕难道你爷娘家也没的？〔正旦云〕止有个爹爹，十三年前上朝取应〔18〕去了，至今杳无音信。〔唱〕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刽子云〕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是什么主意？

〔正旦唱〕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刽子云〕你的性命也顾不得，怕他见怎的？〔正旦云〕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唱〕枉将他气杀也么哥〔19〕，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告哥哥，临危好与人行方便。

〔卜儿〔20〕哭上科，云〕天那，兀的〔21〕不是我媳妇儿！

〔刽子云〕婆子靠后。〔正旦云〕既是俺婆婆来了，叫他来，待我嘱咐他几句话咱〔22〕。〔刽子云〕那婆子，近前来，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卜儿云〕孩儿，痛杀我也。〔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23〕。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赛〔24〕不了的浆水饭，漉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25〕。

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唱〕

〔快活三〕念窦娥葫芦提〔26〕当罪愆〔27〕，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28〕；婆婆也，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

〔鲍老儿〕念窦娥伏侍婆婆这几年，遇时节将碗凉浆奠；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纸钱〔29〕，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30〕。〔卜儿哭科，云〕孩儿放心，这个老身都记得。天那，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唱〕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

〔刽子做喝科，云〕兀那〔31〕婆子靠后，时辰到了也。〔正旦跪科〕〔刽子开枷科〕〔正旦云〕窦娥告监斩大人，有一事肯依窦娥，便死而无怨。〔监斩官云〕你有什么事？你

说。〔正旦云〕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32〕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监斩官云〕这个就依你，打甚么不紧〔33〕。〔刽子做取席，站科，又取白练挂旗上科〕〔正旦唱〕

〔耍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34〕这等无头愿〔35〕，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36〕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37〕，望帝啼鹃〔38〕。

〔刽子云〕你还有甚的说话，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几时说那？〔正旦再跪科，云〕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监斩官云〕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冲天怨气，也召不得一片雪来，可不胡说！〔正旦唱〕

〔二煞〕你道是暑气暄〔39〕，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40〕？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41〕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42〕，断送〔43〕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44〕三年。〔监斩官云〕打嘴！那有这等说话！〔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45〕，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46〕三年不见甘霖〔47〕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48〕。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49〕无心正法〔50〕，使百姓有口难言。

〔刽子做磨旗科，云〕怎么这会儿天色阴了也？〔内做风科，刽子云〕好冷风也！〔正旦唱〕

〔煞尾〕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做哭

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期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刽子做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刽子云〕我也道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委实奇怪。〔监斩官云〕这死罪必有冤枉，早两桩儿应验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说话，准也不准？且看后来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与我抬他尸首，还了那蔡婆婆去罢。〔众应科，抬尸下〕

关汉卿，元代杂剧的代表作家。号己斋叟，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今北京市）人，约生活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到世纪末。他是当时大都杂剧作家团体“玉京书会”的首领。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称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由于他地位低下，生活坎坷，使他有广泛接触人民群众，体验他们的疾苦，并且养成他刚强的性格，正如他在散曲《不伏老》所写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他经常出入勾栏、瓦肆，和当时许多剧作家、演员、民间艺人有密切交往；他还亲自参加演出，“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臧懋循《元曲选·序》）深厚的生活体验，坚强的思想性格，丰富的舞台经验，使他的剧作在思想上与艺术上达到当时最高成就，成为“本色当行”派剧作家的杰出代表。

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种杂剧，今存十八种（其中个别剧作是否关所作，有争议）。他还写有散曲，今存套曲十多套，小令数十首。

〔1〕外：角色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有外旦外末，而又有外。外

则或扮男，或扮女，当为外末、外旦之省。”这里是外末的省称，即末行当的次要脚色。

- [2] 着做公的：着，叫、使。做公的，衙门里的差役皂隶，就是公人。
- [3] 科：戏曲术语，即“科范”、“科泛”的简称。指元杂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效果的舞台提示，这里指动作。
- [4] 磨旗：摇旗，挥旗。
- [5] 正旦：戏曲脚色行当，旦扮演女性人物，正旦扮演女主角，这里指窦娥。
- [6] 行动些：快点走的意思。
- [7] 〔正宫·端正好〕：正宫，元杂剧音乐宫调之一。〔端正好〕以及下面〔滚绣球〕、〔倘秀才〕等，都是属于正宫这一调子的曲牌名。
- [8] 没来由：无缘无故。
- [9] 不提防：没有防备，这里作没有料到解。
- [10] 刑宪：刑法。
- [11] 森罗殿：阎王殿，迷信传说阎王审案的厅堂。
- [12] 生：有甚、深、很之意。
- [13] 只合：只应该，可作本应该解。
- [14] 糊突：糊涂。
- [15] 盗跖颜渊：都是春秋时人，盗跖，是奴隶起义的领袖。颜渊是孔丘的弟子。在封建时代，盗跖被称为“大盗”，颜渊被称为“贤者”。
- [16] 前合后偃：前仆后仰。
- [17] 哥哥行(hóng)：行，是方位词，在人称或自称之后加“行”字，有方面、这里、那里等意。哥哥行，即哥哥跟前。
- [18] 取应：参加科举考试。
- [19] 也么哥：衬词，有声无义。元曲〔叨叨令〕中，此处照例用此三字。
- [20] 卜儿：杂剧中扮演老妇人的名称。
- [21] 兀的：亦作兀底或兀得，有“这”的意思。
- [22] 咱：语尾词，常用以表达请求、命令、希望语气。
- [23] 典刑：按法律加以处决。
- [24] 漈(jǐn)：泼，倒。
- [25] 一陌儿：“陌”通“百”。一陌儿，就是一百张纸钱。
- [26] 葫芦提：糊里糊涂。
- [27] 罪愆：罪过。
- [28] 家缘：有家计、家产的意思。这里作家务讲。
- [29] 烈些纸钱：烧些纸钱。
- [30] 荐：即追荐，亦作追福。为死者祈求在阴间获福。这是佛教的一种迷信说法。
- [31] 兀那：指点词，亦作古那，即“那”的意思。
- [32] 旗枪：枪形的旗杆。
- [33] 打甚么不紧：有什么要紧。
- [34] 罚下：发誓立下。
- [35] 无头愿：没头没脑的誓愿。

- [36] 湛湛(zhàn): 清明。
- [37] 苌弘化碧: 苌弘, 传说中周朝的忠臣, 冤枉被杀。碧, 青绿色的美石。《庄子·外物》: “苌弘死于蜀, 藏其血, 三年而化为碧。”
- [38] 望帝啼鹃: 古代神话传说蜀王杜宇, 号望帝, 为蜀除水患有功, 不久让位, 退隐西山, 化为杜鹃鸟, 日夜悲啼。《文选》晋左太冲(思)《蜀都赋》: “碧出苌弘之血, 鸟生杜宇之魄。”
- [39] 暄(xuān): 本意为太阳的温暖, 此处为热气薰蒸之意。
- [40] 飞霜六月因邹衍: 邹衍, 战国燕人, 相传他对燕王很忠心, 而燕王却听信谗言, 把他囚禁。传说入狱时, 他仰天大哭, 时值夏天, 竟下起霜来。(见《太平御览》十四引《淮南子》记载。)“飞霜六月”即“六月飞霜”, 有的作“五日飞霜”, 皆作冤狱解。李白《古风》(三十七): “燕臣昔恸哭, 五月飞秋霜。”
- [41] 六出冰花: 即雪花, 因雪结晶体形状如花, 多为六瓣。
- [42] 素车白马: 白车白马, 古代送葬时乘坐的。《后汉书·范式传》记载: 东汉时, 范式与张劭友好, 张劭死时, 范式前来吊丧, “乃见有素车白马, 号哭而来。”
- [43] 断送: 这里指发送、送出的意思。
- [44] 亢旱: 大旱。
- [45] 朔: 朔望、指望。
- [46] 做甚么: 为什么。
- [47] 甘霖: 亦作甘雨, 即及时雨。
- [48] 东海孝妇冤: 传说汉东海地方有个寡妇叫周青, 孝顺婆婆, 婆婆因年老不原拖累她, 自缢而死。其女诬告是周青害死婆婆, 周青入狱被判死刑。于定国的父亲于公, 正在东海郡做狱吏, 为其辩冤不得, 故周青被杀后东海郡三年大旱。后来新郡守上任, 于公又为之伸冤, 始得平反冤狱, 天上立时下了大雨。(见《汉书·于定国传》)
- [49] 每: 们。
- [50] 正法: 公正地执法。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 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国维指出《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 亦无愧色。”(《宋元戏曲考》)

悲剧, 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悲剧性的冲突。一般表现剧中进步、正直的主人公同不合理的丑恶现实之间发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但是由于历史、时代或个人的局限性, 由于比较强大的旧势力的迫害, 最终致使主人公所从事的进步事业或合理要求不得不遭到失败, 甚至个人的毁灭。恩格斯曾深刻指出, “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

盾，是悲剧性的冲突。（《致斐·拉萨尔》）悲剧通过美的被毁灭，让人认识美，憎恶丑。窦娥是一个年轻寡妇，她只要求好好侍奉婆婆，过一辈子平平安安的生活；但是黑暗腐败的现实，和她这种朴实的理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她这种做人最起码的要求和最低的愿望遭到破坏，最后连个人也遭到毁灭，这是很富于社会意义的戏剧冲突。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论及悲剧的性质时，反复提出悲剧“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根据这一理论，那么《窦娥冤》在第二折结束时，窦娥惨遭冤狱，被判死刑，只要刽子手对窦娥处斩，悲剧主人公最后遭毁灭，那么悲剧的目的——“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就已达到，似乎戏剧冲突已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发展了。不错，这样的结局当然也有教育意义。这时观众看完戏后所引起的感情，一方面是对窦娥含冤而死引起怜悯的悲痛；另一方面对官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引起憎恨。但仅到此，窦娥的性格还未得到充分的展现，观众的感情也未得到满足，故此，关汉卿在第二折悲剧冲突发展到尖锐化的基础上，继续把它推向高潮，写出了这第三折戏。这一整折戏，是以窦娥一人主唱的。王骥德《曲律》指出：“北剧一人唱”，“一人唱则意可舒展”。关汉卿正是在这一折戏中，以一整套的曲子让窦娥尽情倾尽心中的悲愤以控诉社会的黑暗；并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她发出三桩誓愿并一一实现，使窦娥临死不屈敢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的思想性格，得到突出的表现。观众被她的感天动地的抗争所激动，并引起强烈的共鸣。这就大大增强了悲剧的鼓舞力量，同时大大深化了悲剧的主题思想。

因此，第三折是全剧的高潮。这一折的戏剧冲突主要是深刻、细致地刻划窦娥内心的矛盾来表现她由于悲愤而爆发出最强烈的抗争力量；由于善良而袒露其极细微的真挚感情，从而使窦娥性格的刚强和善良这两方面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使其闪耀出

灿烂的光彩。

戏一开始，监斩官上场，就做了严密的布置：“今日处决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来人闲走。”这就显出了紧张的气氛；接着公人“鼓三通，锣三下”的过场，又增添了恐怖的色彩；此时刽子手挥旗，提刀押着窦娥催赶吆喝上场：“行动些，行动些。”这又加深了凶残的情势。在这样一个阴森森的悲剧气氛中，窦娥一上场，并非卑躬屈膝，惊恐万状，而是昂首挺胸，悲愤满腔地发出控诉，环境气氛与人物表现的尖锐对立，展现了戏剧冲突的紧张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窦娥一曲〔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在这里，“没来由”与“不提防”，内含的思想感情是很丰富的。这是戏剧冲突发展到此的总爆发，也是人物思想性格在冲突的高潮中得到了升华的表现。窦娥在这临死的时刻，回想起她这短促而辛酸的一生：幼年丧母，因高利贷又离父；随夫不到两年就守寡；想和婆婆相依为命，过安稳的日子，愿望又被流氓地痞张驴儿打破，并被诬告迫害；认为到公堂上官吏会主持正义，分辨是非，那知遇到的却是桃机这样草菅人命的污吏；在严刑逼打下没有招供，为了救婆婆免于酷刑所害，才屈招而被判处死刑；官府只凭口供一审定案，不再复勘，法律何等野蛮、残酷！无辜受刑何等冤枉！想到此，身世的悲惨、流氓的凶狠，官吏的残酷，信念的破灭，衔冤的愤恨，互相交织，一起涌上心头，象滚滚的洪水倾泻而出，振撼力量之大，达到“动地惊天！”这股反抗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因为它是出自一个觉醒了弱者。窦娥是个寡妇，本想安分守己过日子，而且思想上还有封建伦理观念。在祸事临头她相信官府是清明正直的，会对案子做出公正的判决。但回答她的却是黑白颠倒，她却恰恰要死于官府的贪赃枉法。现实打破她的信念和幻想，因此当她一觉醒而奋起反抗时，其迸发出的批判力就更是深刻、更是惊人的

了。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我们知道，以极端反抗极端，最后从最软弱和最能忍耐的人们心中所提出来的抗议，也是最有力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

但窦娥的叫屈既“动地惊天”，又将“天地也生埋怨”，这其中也应有一个思想感情的发展过程：人世间的官吏、流氓是如此残酷野蛮，那么一向被认为最清明无私的天地鬼神，该明察是非，惩恶扬善，救我窦娥于非命吧？可是，不但不如此，反而趋炎附势，颠倒是非，想到此，才要将天地来埋怨。于是才有气冲霄汉，铺天盖地的一曲〔滚绣球〕以对天地鬼神的悲愤控诉和否定。可以设想，演员唱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两句唱词时，愤激之情难以抑制，先来一个“叫头”：“地也”，冲至舞台口的一边，低头看地沉思；复又来一个“叫头”：“天也”，冲至舞台口的另一边仰首望天凝想。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还只是死路一条，想到此，转回舞台中央，来一声“哭头”：“哎！”热泪滚滚而下。这样，声调高昂的控诉，加上震撼人心的“叫头”和“哭头”，把悲剧的气氛大大加浓。但这时的气氛是激烈的，节奏是急促的，感情是悲愤的。

接着是一段补叙，也是一个过渡性的场面。由刽子手和窦娥的对话中，引出窦娥要求走后街，不要走前街，怕走前街被婆婆看见要使她伤心受不了。在临死时，尚对婆婆如此关怀，是对她善良性格的强调；由刽子手的问话，又引出她“孤身只影无亲眷”悲惨历史的哭诉，这又是对她不幸身世的渲染。这一强调和渲染，自然要唤起人们对窦娥的同情以及对其身世的回顾：窦娥从小丧母失父，无依无靠，生活在蔡婆家。蔡婆虽是个放高利贷者，但却是个无权无势的人；她有剥削人的一面，但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她又随时有被别人欺压和吞噬的可能的一面。她对窦娥还不错，未加虐待。两个孤苦伶仃的人，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相依为命。正因此，窦娥关心她，甚至舍己救她的心情，才是真实可信的。而在这生命就将毁灭的瞬间，还想到婆婆而向刽子手求情，请他“临危好与人行方便”，正是上述窦娥的生活逻辑和思想感情发展的必然。这样窦娥临死的这一表现，就有其感情依据了。

正在这时，蔡婆却哭着来与窦娥相会。场面又起变化，这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哭诉，气氛为之又一转。在哭诉之前，又让窦娥向婆婆叙述了张驴儿如何放毒药谋害蔡婆而误杀自己的老子，以及她如何被诬告在公堂上怕连累婆婆而屈招的经过。这一补叙意义有二：一是进一步强调、宣告窦娥是无罪的，是被诬陷的，以此反衬官场的黑暗；二是情节上的照应，因为对于这一事实真相，蔡婆一直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一补叙不但使针线严密，情节真实，而且让窦娥在临刑前向蔡婆表白心迹，说明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善良的，在此基础上，才让窦娥向婆婆提出要求，希望“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漈不了的水饭，漈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就更显其思想之崇高，因为她失去的是生命，要求的却是如此之低微！白犹嫌不足抒其情，接着又以唱来尽其心曲。唱是我国戏曲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经·大序》）这就说明“咏歌”对揭示人物心灵的重要性。所以，关汉卿以〔快活三〕〔鲍老儿〕二支曲子，让窦娥呜咽低回，如泣如诉，一字一泪地向婆婆哀求。窦娥为救婆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平时在家中担负繁重的家务，临死要求如此之低，还要反复要求婆婆“念窦娥”平日所为以及处境孤苦的面貌，这既表现了窦娥“这一个”的淳朴善良的思想性格，也概括了封建社会“那一般”妇女地位之低下，处境之可悲，典型性是很高的。特别是当婆婆听后伤心落泪，她却反而来劝慰婆婆“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以临

死人来劝幸存者，其悲愈增十倍，其情更添数层！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刻，做出这特定的行动，说出这特定的语言，把窦娥那善良而崇高的思想品质，淳朴而细腻的思想感情揭示得淋漓尽致，看到此，听到此，即使是铁石心肠，也要为之寸断！这时，气氛是凄切的，节奏是缓慢的，感情是悲哀的。

时辰一到，场面又换。作者以道白和歌唱相结合，一层紧似一层地让窦娥发下三桩誓愿，而且一一实现。虽然窦娥认为天公毕竟还是可期的，自己含冤而死必将会有“灵圣儿与世人传”，这当然是唯心主义思想。但她又认定“皇天也肯从人愿”，坚信自己的无辜，一定能感动天帝，为自己鸣冤昭雪。它不是以“皇天”的迷信观念来愚弄人、麻醉人，而是以此来表现窦娥的至死不屈，刚强斗争的力量。因此，最后才宣告造成她无辜屈死的原因：“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种积极浪漫主义，能够“强固人们对生活的意志，在人们的心中，唤醒对现实及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悲剧的效果，因之更为强烈。加上开斩时，“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乌云笼罩，悲风呼号，使得悲剧冲突达到顶峰。这时，气氛是昂扬的，节奏是紧迫的，感情是悲壮的！

关汉卿对这一悲壮场面的描写，采用的是白与唱的结合，白引出唱，唱又强化白，一呼一应，一层紧接一层，直把悲剧冲突推到高潮。这样既增强了语言急切的节奏感而更富战斗性，又增强音乐高亢的旋律而更添感染力。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

“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无限曲情；又因填一首好词，而生出无穷话柄者。”这就道出了曲白相生的辩证关系。关汉卿深得此法，使窦娥那种在迫害面前金刚怒目，在亲人面前肝肠似火的性格，在戏剧发展的高潮中，得到高度的升华和丰满的展现，从而焕发出强烈的悲剧力量：悲愤处，点燃观众满腔的烈火；善良处，催落观众晶莹的泪珠！

关汉卿的语言，被称为本色。所谓本色，指曲文质朴自然，接近生活，不卖弄典故或堆砌骈俪词语。清人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谈到戏曲语言时说：“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隐”，又指出：“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实情，显必有深义……因人而施，口吻极似，正所谓本色之至也。”戏曲语言要做到“直”、“俚”、“显”，但又具有“至味”，“实情”和“深义”；同时还要根据不同人物性格特点而赋予不同的个性化的语言，这确是道出了戏曲语言运用的要旨。关汉卿在《窦娥冤》中语言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这一要求而堪称“本色之至”。但在本色之中，关汉卿又具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指出：“关词激厉而少蕴藉”。说“激厉”是对的；说“少蕴藉”则不然。关汉卿的语言风格，正是感情激厉，而又内涵丰富。关汉卿正是以其独特风格的语言，塑造成窦娥这样一个既具刚强反抗，又具温柔善良，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典型，从而使这一艺术典型形象至今仍活在舞台上而光彩不灭。

救 风 尘

第 三 折

关汉卿

〔周舍同店小二〔1〕上，诗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无非花共酒，恼乱我心肠。店小二，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
我那里希罕你那房钱养家；不问官妓私科子〔2〕，只等有好的
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小二云〕我知道，只是你脚
头乱〔3〕，一时间那里寻你去？〔周舍云〕你来粉房〔4〕里寻
我。〔小二云〕粉房里没有呵？〔周舍云〕赌房里来寻。

〔小二云〕赌房里没有呵？〔周舍云〕牢房里来寻。〔下〕
〔丑扮小闲挑笼上，诗云〕钉鞋〔5〕雨伞为活计，偷寒送
暖〔6〕作营生；不是闲人闲不得，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
自家张小闲的便是。平生做不的买卖，止是与歌者姐姐每叫
些人，两头往来，传消寄信都是我。这里有个大姐赵盼儿，
着我收拾两箱子衣服行李，往郑州去。都收拾停当了，请姐
姐上马。〔正旦上，云〕小闲，我这等打扮，可冲动〔7〕得
那厮〔8〕么？〔小闲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么哩？〔小

闲云〕休道冲动那厮，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则为他满怀愁，心间闷，做的个进退无门。那婆
娘家一涌性〔9〕无思忖，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阵。

〔滚绣球〕我这里微微的把气喷，输个婚姻〔10〕怎不教那厮背槽
抛粪〔11〕！更做道〔12〕普天下无他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